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漢書卷三十三

正義曰：周禮曰：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

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皆亂，忠臣迺見

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

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

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章邯

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約降。約降定咎

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



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虺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縵文文間有毛似豬  
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曰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  
之俗呼土虺其虺唯出南方虺音芳六反蓋音火各反虺音式亦反虺音許倅反掌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

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何故不殺且  
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清曰齟齬也齟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  
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

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人關故立都為齊王治

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  
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曰負項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

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  
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曰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

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

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  
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  
漢戰相距滎陽曰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滎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

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  
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軍歷下曰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

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  
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

廣相橫曰酈生為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

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

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聞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

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

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

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

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干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

餘人入海居鳴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鳴高帝聞之曰橫兄弟本定齊齊

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

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

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鳴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

告曰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不來且發兵

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戶鄉廢置師古曰戶鄉在偃師

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今漢王

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

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

媿於心乎且陛下所曰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

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曰起布衣兄弟三人

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

曰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

曰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

城西臣瓚曰案廢置謂置馬曰傳驛者

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

師古曰并音步鼎反

師古曰吸音許及反

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師古曰戶鄉在偃師

師古曰吸音許及反

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孽師古曰孽謂庶其張說非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

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成君為

韓王欲呂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

陽城使張良呂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呂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

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

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可已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

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謂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一人所勒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眾足也蠶與鋒同鄉讀曰嚮漢王還定

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

國韓王成呂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文鎮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

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

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

擊韓王昌昌降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

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楚之漢復呂為韓王

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穎川師古曰剖分也六年春上呂

為信壯武北近鞏師古曰鞏今鞏縣南迫宛葉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東有淮

陽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呂太原郡為韓國徙信呂備胡都晉陽

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

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師古曰閒古口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

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呂

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已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已安存

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呂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

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

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

騎與王黃等屯廣武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

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

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滄曰平城旁之高

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迺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閼

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見居七日胡騎稍

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

兵李奇曰言雅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附每弩而加兩矢外鄉者言向敵也鄉音日荷徐行

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

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

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

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曰反大王

所知今王已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

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已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

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已壽終信引之已自喻者蓋言種不夫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

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已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償音舊孟康曰償音賈也音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已斃於世也師古曰償謂償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聞旦暮乞食蠻夷師古曰蠻夷音吐得反

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勢不可耳遂戰

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

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

頽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嬰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

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曰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鄭氏

曰音馬陵之馬師古曰鄭音是也音他貴幸名顯當世媽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弓校尉擊匈奴封龍

額侯師古曰字或作維後坐耐金失侯復曰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

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維侯後為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迺云龍額侯名說列為一人與此不同疑表誤太

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宫為太

子所殺師古曰掘音其勿反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

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贊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毋自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古韓說曰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輿雖曰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已追龍說也迺復封興弟增為龍額侯增少為郎諸曹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

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弓溫顏遜辭承

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

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額侯薨

子持弓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滅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而炎黃唐虞

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

矣師古曰烈業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儵兄弟為舊國之後

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韓氏

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列苗裔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

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曰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讚曰獻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終

金陵書局  
版古圖本

漢書三十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

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

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

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炊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曰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

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

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

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曰為怯及項梁

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泚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

斬師古曰疇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滕公也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

師古曰釋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

王曰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上不我用即亡何聞

信亡不及言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

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

數十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

之奇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願王策安決

師古曰願思念也

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

曰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曰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

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

所曰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人各自曰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曰拜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曰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

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

應辭音信亦曰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

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悲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

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刻印刻忍不能予蘇林曰刻音利角之利刻與搏同手弄角說不忍授也師古曰刻音五九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

城又背義帝約而曰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

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

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強曰威王亦同名雖為霸實失天下

心師古曰羽白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

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曰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曰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騫將秦子

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阮

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騫脫師古曰脫免也音上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於骨髓今楚強曰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

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王失

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之往也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

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擊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

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

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曰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

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

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曰信為左丞相擊魏信

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

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曰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曰曰木罌罌缶曰度也韋昭曰曰木為罌如罌缶也師古曰

服說也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

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

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與是邑名也在上黨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闕音一楊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已距楚信耳已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喋喋血解在文紀今乃輔曰張耳議欲曰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與饋同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師古曰開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

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已圍城多一倍者戰則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已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曰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閒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人軍中使發也人一赤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也音式志反從閒道草山而望趙軍如清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騎傳餐食也如清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食字音千安反曰劉音是也音交府反

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復疾戰

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

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已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

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祗禽趙

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項之有縛而至

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諸校劾首虜

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已勝

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

歐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駟同也忽入其勢非置死地人

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盜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

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

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已圖存師古曰敗軍之將不可已

語勇若臣者何足已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

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

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願効愚忠故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部下李奇曰鄗音羹臠之臠

此故改師古曰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

師古曰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

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媮苟且也然而眾勞卒罷師古曰

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劾傲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

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

破齊必距境而曰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

竊曰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

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曰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

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

牘蓋其遺語耳曰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曰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

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麾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

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

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

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

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

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

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溪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所親信之臣城聞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  
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  
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  
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卽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沙已  
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  
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卽急擊殺  
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  
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不邊近也  
爲假王已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已安之臣請自立  
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張

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盍能禁信之自王  
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  
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已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  
使擊楚楚曰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  
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  
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足下雖自己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  
足下所已得須臾至今者已項王在項王卽亡次取足下何不與  
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已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  
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飢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

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曰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咳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曰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曰言晨炊勞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曰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盜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易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盧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盧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此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

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曰不擊取楚曰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獵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畧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曰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稀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而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

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享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

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中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已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曰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



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畧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夏夏音收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已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已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今取

睢陽已北至穀城皆許已王彭越又言所已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陳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大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贊曰扈輒越反而越不謀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贊說也請論如法上赦已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

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贊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

共戲笑之布曰論輸驪山師古曰有非論決驪山而論在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

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

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眾數千人番君曰女妻之章邯之滅

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

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曰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

軍師古曰言其號勇為眾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曰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

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

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

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

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

服屬楚者已布數已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

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

破關下軍師古曰閒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

殺之柳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已故未擊漢王

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

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

為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

可曰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曰楚為彊

曰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

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也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

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曰楚為彊可曰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築也

曰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

今乃發四千人曰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

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

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

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曰鄉楚師古曰

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曰漢為弱

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曰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曰其背明約

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曰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

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閉曰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開音居竟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濟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地利也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

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曰致天下之兵

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臣非曰淮南之兵足曰亡楚也夫大王

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曰萬全臣請與大

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  
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  
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已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  
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昔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  
亦下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  
王擊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  
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曰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曰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曰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  
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  
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

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  
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  
楚破陔下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  
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眾折辱令其自斃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能取淮南乎曰  
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  
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  
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自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  
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  
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  
越盛其醢曰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曰為醢即刑法志所云植其胔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

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赫赫乃厚餽遣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

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

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曰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微驗

曰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音於元反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布

見赫曰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

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曰為將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

皆曰發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曰問其客薛公薛公曰

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

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

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川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

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

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

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

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

陵師古曰縣名屬淮郡

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師古曰二為三

軍欲曰相救為奇

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出奇兵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上懷安故易逃散

今別為三彼敗吾

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

過蘄西會鬻

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鬻音文瑞反解在高紀

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

師古曰喻

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謂布何苦而反

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

師古曰誘之孫回也

番陽人殺布茲鄉

師古曰鄉音口堯反

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者

六人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晉灼曰親父也縮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

愛相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

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

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縮常隨上下

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而居別處也

沛縮曰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曰太尉常從出入

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曰事見禮至其親

幸莫及縮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

賈擊臨江王共尉

李奇曰共敖子也

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縮為羣臣缺望

師古曰缺謂相缺也

及虜臧

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曰為燕王羣臣知上欲

王縮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

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縮立六年曰陳稀事見疑而敗

稀者宛句人也

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切

不知始所曰得從及韓王信反

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曰郎中封為列侯曰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邊兵皆屬焉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  
 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曰  
 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已禮之不召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  
 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諸為不  
 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巨臣所師古曰二人皆漢十年  
 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稀稀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  
 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稀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稀破之語在  
 高紀初上如邯鄲擊稀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救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  
 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曰重於燕者曰習胡事也燕所曰久存  
 者曰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稀而與胡連和事實  
 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曰安國勝曰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  
 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曰為者綰寤乃詐論他  
 人曰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師古曰間音居克反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  
 久連兵毋決音灼曰使稀久亡畔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  
 謀稀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匿師古曰闕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也闕音祕謂其幸臣曰  
 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  
 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呂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曰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  
 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  
 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侯伺幸上

病瘡自入謝師古曰瘡與愈同高祖崩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曰為東胡

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

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

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曰東胡王降如消也東胡鳥丸也

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

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千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曰應

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銷師古曰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

南陽酈音郎益反南陽酈音郎益反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相尊王也曰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

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妹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

籍死上曰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諡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

子靖王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鄒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曰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至

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曰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咸得

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强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

亡張耳曰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

世曰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已矣夫師古曰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音令

篇之次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終

金諫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三十四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木同祖從父而別不知其初起時漢

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兼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

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

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大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之屬破其業無已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

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倚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

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開謂私求開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

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

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放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

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

及古訓 毛氏

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已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  
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

理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會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

年已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游乏資言畫奸澤服虔曰言計畫千之文類曰曰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曰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澤大說之師古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也為友也文類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蓋說是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

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皇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滄曰居

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俱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

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

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滄曰呂公知高祖貴已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

師古曰謂翼戴崇獎已成帝業若車之行動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言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

太后必喜諸呂曰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

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

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金斤之金張卿曰

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

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尙缺望師古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

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

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

之國急行毋畱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

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

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

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與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

王曰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

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

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尊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謂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

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呂它法劾捕格殺郢

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

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

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

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

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已騎將從破布軍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填男也填音竹刃反諸

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

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

懷悔不巨語人也既已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曰漢後五十年東南

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

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

曰此有豫章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已故無

賦國用饒足如清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已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

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

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已子故驗問

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

為秋請孟康曰律春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請曰薄不自上復責問吳使

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

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放其已往於是天子

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曰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言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

材賞賜閭里師古曰閭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它郡國更欲來捕亡人者頌其禁不與

如此者三十餘年已故能使其眾朝錯為太子家令

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

忍罰已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

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

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

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

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

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

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已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

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

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聖室之屬也

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

諭其愚心王曰何已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已益甚

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古地字地用舌食也蓋已大為喻也言初地糠遂至食米也地音食尔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

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言自白師古曰自明也脅肩案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音弱也謂斂之也案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其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曰爵事有過所聞諸侯

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己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已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

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

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已起也吳王內已朝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朔朔也方音房又音勃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

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

曰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為叛逆已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

發使約齊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已下膠西

膠東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  
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古師  
與甯川濟南共攻圍臨甯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  
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蓋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  
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  
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  
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  
問膠西王膠東王甯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  
王故長沙王子如濞曰吳南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動之反也幸教曰漢有賊臣錯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曰侵辱之為故孟康曰故師古  
曰言專曰侵辱諸侯為事業不曰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

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  
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  
兵曰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曰身從諸王  
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曰北如濞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  
走蜀漢中告越如濞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已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  
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  
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匡正天下曰安  
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  
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曰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  
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曰繼日三十餘年矣

凡皆爲此師古曰爲此謂欲反也爲首子傷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石

封千戶皆爲列侯其呂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

師古曰呂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呂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

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已令士

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

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呂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

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

問呂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

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呂故反名爲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日反次下亦同方今

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

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盜傳呂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

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師古曰德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日

論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呂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

聞盜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盎而

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服虔曰

吳戰盜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見

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呂爲諸

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也滎陽呂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

師古曰昌邑

呂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

饒道師古曰饒古餉字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呂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

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

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呂立功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

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呂反為名此兵難呂藉人師古曰人亦藉假也

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呂藉人入

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

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

山河之險呂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

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

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

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閒侯司馬孟康曰行伍閒侯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侯或為司馬也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

乃上謁說王曰臣呂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

請王一漢節必有呂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

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呂罪斬令遂召昆弟所

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

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祿反破城陽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

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

天報曰福為非者天報曰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



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合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

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富曰幣錢也曰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

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甯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已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

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

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酒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

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

斬首捕虜比三百石已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敢有議詔及不

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

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

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懇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

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

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奔會下邑欲

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

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

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度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呂利啗東越師古曰

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給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

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甯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

甯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日啗音徒濫反解在尚紀從蘇林曰從音從空之從師古曰從謂呂才戰撞之音楚江反

漢兵還臣觀之曰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遺王書師古曰韓顏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曰從事師古曰言王欲曰何理自安處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葺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邾行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曰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曰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曰錯為不善何不曰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曰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甌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

王曰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疏屬曰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曰金與田生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曰封蓋防此矣朝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荆燕吳傳第五 終

全藏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三十五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甄少時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

人也師古曰孫卿姓伯名況為楚蘭陵令漢曰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

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

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

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

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常

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

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

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

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

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

丘空也見丘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音灼曰禮謂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一說其義得之

嫂厭叔與客來陽

為羹盡輟釜

服虔曰音勞輟輟也師古曰勺輟釜釜令為聲也輟音洛又音歷

客已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

繇是怨嫂

師古曰繇與由同

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已為言

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

羹頡侯

師古曰頡音夏言其母夏羹釜也

元王既至楚已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

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師古曰卒業卒終也

文帝時

聞申公為詩最精已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

傳號魯詩

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師古曰次謂綴

集世或有之高后時已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

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

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

文帝乃已宗

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已為

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

與皇子同所曰尊寵元王也

景帝即位已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

為休侯歲為沈猶侯

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垂高苑

執為宛胸侯

師古曰執古執字

調為棘樂

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已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愈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師古曰鉗已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今王一且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已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師古曰忽念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

師古曰區區謂小也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

謀一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論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

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已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杵白雅春於市晉灼曰高駘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

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步曰者耳非確白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

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

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

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

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

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

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

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曰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

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

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

廣陵王立何齊尙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

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

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

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

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畱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關彊讀曰關解在文紀其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呂

在京師俱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音家地謂為界域塋音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富傳國至曾

孫無子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

時曰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曰

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

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曰天下

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已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已滅亡今納

宗室是反其道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

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徒為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

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治劉澤詔獄

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妻死

大將軍光欲言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

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德數責曰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待御

史曰為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

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已意復白召德

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曰定策賜爵關

內侯地節中曰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

家曰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

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曰振昆弟

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且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

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清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

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繆侯師古曰繆惡諡也曰其妄訟子為置嗣傳

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

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所據憑當依本字為勝也本名更生年十二曰父

德任為輦郎服虔曰又保任其子為郎也既冠曰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曰通

讀與救同其字從力

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嬌

或作僑音鍾馱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

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道術篇名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

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

其書更生幼而讀誦已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

事師古曰尚方上巧作金銀之所若久之中尚器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劾更生鑄偽

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

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論冬至春行晝大而減死罪知論冬當決竟而會

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石渠渠閣在未央大殿北曰

藏祕書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

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

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

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

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

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師古曰見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

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白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

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聞望

之等復進言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

然師古曰不宜用有過之臣若此誠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

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

夷滅後赦曰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

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巨壽王死陛下至今

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實寬師古曰實謂緩恕其罪也復用

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

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

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曰與謂改作慮也仲舒為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二年免為庶人

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

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此音必謀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

四臣者足已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為恭等師古曰始近也臣愚曰為宜退恭顯曰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

已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

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

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

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

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

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

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

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

得已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

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曰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

又恐越職然惟一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

無所恨師古曰行謂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

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

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

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

還眾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選取積之貌選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曰銷分爭之訟文王

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

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善見故濟濟

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曰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誰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曰

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言四方皆曰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

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麩師古曰此思文之篇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厲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

所嚮之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

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訛訛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

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已為刺也歛音翕訛音紫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師古曰撓屈也勉彊曰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

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磬磬師古曰此小雅十

之詩也密勿猶勉從事也磬磬衆聲也言已勉勉行事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光師古曰薄迫也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下

謂被掩迫也至百川沸騰皆十

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又曰彼月而微

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巳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

者由四方之國無政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

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師古曰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久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

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會莫創又也憯音千感

反霜降失節不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言民言是為非甚眾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

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日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

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其為偽言已足為非排斥賢偽禍甚大也此

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纂殺殃禍竝作厲王奔誅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

殺師古曰為大戎所殺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幽王見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

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

諸侯背

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

六年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

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食三十

年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一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

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

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

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

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

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

八月庚辰朔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山陵崩

凡三十六也地二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

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年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慶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倍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  
災成三年一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

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

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  
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厲之種鄭音搜瞞音未安反 **五**

**石隕墜六鵝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  
宋五月六月六鵝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

有鸚鵡來巢蜮短尾狐也鵝水鳥也蜚負蠱也鸚鵡音五歷反蜮音或蜚音扶味反鸚音劬音欲

**晝冥晦** 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斂草李梅實  
草木不死與今春秋

不同未見義所出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  
昭三年冬四年正月 **雨雪蟲霆失序相乘** 師古曰僖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雹庚辰大雨

也雷古雷字也霆雷 **水旱饑螽蝻蝻午並起** 如當曰螽午蝻蝻也師古曰謂桓  
之急者也音大丁反 **水旱饑螽蝻蝻午並起** 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七年

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  
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螽生饑襄二

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倍十五年八月螽文二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  
三年秋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

蝻八年九月蝻莊六年秋蝻皆是也蝻即  
蝻也蝻蝻之食苗心者也蝻音終蝻音冥 **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 師古曰

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子寤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  
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

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十騎賊公子武闞僖十  
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頤十四年齊公子

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  
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卓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

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  
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弒其君懿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

元年楚公子周闔王疾縶而弒之三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  
年齊人弒悼 **國五十一** 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

滅狄滅霍滅魏滅邢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  
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蕭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

年取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我蠻氏十七年晉  
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

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管敗之也貿音莫侯反伐其郊師古曰也昭二十三年正月鄭傷桓王應劭曰王曰諸侯伐鄭伯禦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

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七年冬經

伐凡伯于楚丘歸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

而不往也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

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

竝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滄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

北軍尉北軍尉曰法治之楊惲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更相

讒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上衡反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

私情不得其實師古曰言各任所曰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分曹

為黨往往羣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曰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曰寒

心者也夫乘權積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眾

而湊於前師古曰前音前也毀譽將必用曰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

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曰成太

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御音略反初元曰來六年矣按春

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

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曰然者讒邪竝

進也讒邪之所曰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羣枉曲也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

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庶庶見睍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

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庶庶盛也見無雲也睍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庶庶然至於無雲

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并用而小人誅滅矣庶音彼驕

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其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

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

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

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舉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

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師古曰此即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未能論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

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位歷年而不去如清曰二府丞相御史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

夫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已羣小窺見間隙

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醜毀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誑也故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此都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小人成羣誠足

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禹稷

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

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

茹己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在上則

茹己其彙征吉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

茹己其彙征吉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

茹己其彙征吉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師古曰交戰謂宿衛者合黨其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已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已先戒災異之所已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已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誅其除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已為法原秦魯之所消已為戒師古曰歷謂歷也考祥應之福消災異之禍已揆當世之變也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詖言詖義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舊解云肺腑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腑謂所木之肺札也白

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已効今事一二條其所已師古曰言出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已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已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師古曰斷斷念與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已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已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

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

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幅張晏曰悃誠也悃密也師古曰悃悃卒誠也悃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反信有愛國之心已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眾臣見異師古曰異炭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曖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已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已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已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欺也音于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已類欲已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追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

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譖諧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謫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謫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已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澗澗梁悉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已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者曰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

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

向乃集合上古曰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

度秦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曰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

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三統之後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二曰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曰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

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

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也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百喟然歎曰師古曰喟然歎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曰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

何曰戒慎民萌何曰勸勉師古曰勸與勉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

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未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維

陽感寤劉敬之言自曰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

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曰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微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

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

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曰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

絮斲陳漆其間應劭曰斲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斲絮曰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

之是百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曰薪減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曰薪言積薪曰覆之也不封謂

積薪曰覆之也不封謂



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堯葬濟陰堯葬濟陰且隴皆小葬具甚微堯葬濟陰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

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

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

氏失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贊曰汲

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栲里子葬於武

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

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

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曰行

志反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曰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

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

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一邑並在秦穿不及泉斂曰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

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

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柳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

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

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

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咸盡發

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下錮三泉上

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曠中為遊

戲之觀也師古曰

多累石作椁於壙中  
已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滅機

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成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已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

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

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家賊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

其滅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

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

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

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千秩秩流行也干淵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

喻宣王之德如淵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

之眾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盛君子攸宜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

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

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

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已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

功費大萬百餘億也大臣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

因之已饑饉物故流離已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甚懼焉師古曰懼

已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

安用大師古曰謀之賢知則不悅已示眾庶則苦之若苟

已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

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

競為奢侈比方丘隴師古曰願說愚夫之日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

師古曰願猶反也

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  
文皇帝去墳薄葬曰儉安神可曰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曰侈  
生害足曰為戒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樞音規墓之墓師  
也章之成傳及蕭望之傳  
規樞音義皆同其字從木曰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  
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  
昭儀衛婕妤也向曰為王教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  
愛也嬖音必計反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曰戒天子  
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書數十上曰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  
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向雅奇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

得同姓末屬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繫  
古累字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  
曰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  
孰誰也向遂  
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  
也未有不為害者  
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  
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  
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師古曰衛首曰其反剽  
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  
曰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  
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徹魯之舊制王者之禮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  
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  
與音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言其  
惑大甚也春  
日更音工衡反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  
解並在五行志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  
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  
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

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

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

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

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

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

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閹樂呂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曰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秦遂

呂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

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

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

節呂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天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

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

曰寄託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曰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

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

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

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呂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

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一家皆坐避諱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讐互師古曰讐猶而交互也字或作讐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

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

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

石為是一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莊孟傳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什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莊孟傳而孝宣帝即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兩

地中雖立石起柳無已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  
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  
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與與臣隸也  
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  
也如酒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已全安之也  
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引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黜遠外戚毋授已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  
就弟已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  
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已褒睦外內  
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  
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古早字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緊之辭也

唯陛下深留聖思密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已折中取信居萬安之  
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此後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曰向為  
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  
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  
山崩雍江師古曰雍江師古曰雍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  
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嬰篇丹朱堯子也放讀曰傲周公戒成王  
毋若殷王紂師古曰紂周湯時見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亦言湯  
曰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曰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  
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  
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靈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

師古曰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開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

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言斷疑也易曰觀乎

天文曰察時變師古曰黃象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

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构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

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

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杜矢夜光應劭曰

其射如矢虵行不正故曰枉矢流曰亂伐應劭曰焚惑主內亂月燹火燒宮

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人見臨洮石隕于

東郡星孛大角大角已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

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

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

康

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

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

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

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

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

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形口及金縢篇解在五行政志

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

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曰崇劉氏故狼狽

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狼狽誠之意也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瞻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曰設卦指爻而復說義

書曰倅來曰圖孟康曰倅使也使人曰圖來示成王明日說天文難曰相曉臣

臣

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師古曰閒讀曰閑上

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

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

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宜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

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

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

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曰

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曰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

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

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

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

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曰能治左

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初質正也

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巳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

文曰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

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曰為左丘明好惡與聖

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

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歆數曰難向向不能非閒也師古曰閒音居竟反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

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

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

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

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已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

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已為意至孝文皇

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

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

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

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

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

不可得其真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已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

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

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師古曰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

之前後錯亂也閒音古竟反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



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  
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  
三學已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贊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謂左氏為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  
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不造近臣奉指銜命將已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其大也經教有廢遺者莫得與也此音煩麻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  
不肯試猥已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已杜塞餘道絕滅微學

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  
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  
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  
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蓋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  
言所已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  
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妒道執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已陷於文吏之議  
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  
夫龔勝已欲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  
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

何曰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  
出補吏為河內太守曰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  
郡歷三郡守數年曰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  
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畱歆為右曹  
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  
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曰建平元年改名秀  
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幾曰趣也及王莽篡位歆為國  
師後事皆在葬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歎自孔子後綴文之  
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係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  
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  
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勒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

其推本之也

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鳴虓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

師古曰虓讀曰呼

哀哉指明梓柱曰推廢興昭矣

師古曰昭然明白

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

與師古曰諫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矣與讀曰歎

楚元王傳第六終

余讀書局尚  
汲古閣本

漢書三十六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其事也如滄曰相與信為任

力俠輔人也任音人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滄曰窘困也師項籍滅高祖購

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止匿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

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

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管灼曰周禮說衣製柳聚也眾飾之所聚也此為載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母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

上始得天下而已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曰季布之賢漢求

及臣切  
毛氏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曰資敵國此伍子胥  
所曰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則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  
奔吳殺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  
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師古曰從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  
其所乃許諾侍問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問於天子問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  
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曰此名聞當世布召見  
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  
侮也嫚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曰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呂高  
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曰十萬眾橫  
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曰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  
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曰為

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酩酊也師古曰言因酒而  
治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雷  
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罷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  
故召臣此人必有呂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具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曰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  
下有識者聞之有曰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  
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呂金錢  
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  
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問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  
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曰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臣  
者趙談也  
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而布為已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  
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  
書於布發視也布  
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  
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曰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

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願不美乎師古曰願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曰益聞者曹臣

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

死嘗殺人亡矣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蓋字弟畜灌夫籍福

之屬嘗為中司馬如道曰中尉之司馬中尉到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

名曰行師古曰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曰勇布曰諾聞關中布母弟丁

公管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

王急願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駒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

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

高祖曰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後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

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

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曰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

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曰謀反夷三族梟首

維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曰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師古曰趣讀若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若汝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嚮也願曰

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

所曰不能遂西徒曰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當是之時彭王壹願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陔下之會微彭

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

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曰為反反形未見曰苛細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  
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  
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已法滅之吳  
楚反時呂功封為郇侯蘇林曰郇音輪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  
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  
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

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壹在俠師古曰喜好游諸公皆長者也趙人

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呂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  
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  
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  
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

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

曰臣何足已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

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

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

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

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已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

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

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已故死者數

百人孟舒豈歐之哉師古曰歐與驢同言不歐之令戰也歐字從文父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已為長者

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呂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

...

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其狀也叔曰上無呂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呂為魯相相初至官民曰王取其財

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

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暴露而坐終不休曰

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曰故不大出遊數年呂官卒魯曰百金祠

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呂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

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

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

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遺仁掌

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呂項羽之氣而季布曰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

勝謂履之季奇曰季拔也孟康曰季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季音驚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履而加典字云身履典軍非也可謂壯士及至

困尼奴僂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僂古幾字也奴僂謂髡削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

不差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

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小節槩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

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音灼曰楊維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賴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百說是也藥布哭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呂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三十七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  
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其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

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

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

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呂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

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齊王怪反音幡

也坐音材臥反



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曰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

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上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

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曰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曰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曰母禮事之所已自媚也解其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

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趙音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

王到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友曰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

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曰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

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

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曰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

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

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破幽餓也為

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曰民禮葬之

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

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

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

之河間立辟疆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

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曰過削趙常山

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

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遠侯橫父建德曰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

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

周侯鄼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

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

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其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

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曰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

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

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曰為用婦

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

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

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

音同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

年崩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已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呂台制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

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

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

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

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呂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

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誠喻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

也笑曰願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願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

曰若亦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

也師古曰

疏師古曰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呂太后默

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

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已

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疆師古曰

日為音于偽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

安中聚兵呂威大臣欲為亂章呂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

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

臣為內應呂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

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乃發兵入

衛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

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

魏勃將勃既將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呂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

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

齊王自曰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

將也師古曰言曰高帝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

呂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

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

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

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

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呂為然乃

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

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

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濟南琅邪

城陽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

賜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

劫列侯忠臣橋制呂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也橋音橋宗廟已危寡人帥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

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

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

和師古曰諭和謂曉也呂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

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

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呂呂氏故

幾亂天下如前同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呂子則順呂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呂誅呂氏事告齊王

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

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呂社稷將危故舉兵

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矣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

呂善也秦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呂自通

乃常持車馬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曰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

參因曰為舍人豈為參御言事呂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

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

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曰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呂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氏立三十三年薨子項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師古曰俚公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呂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曰趙地王章盡曰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

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曰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曰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曰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曰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及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曰楊虛侯立濟北王志曰安都侯立菑川王賢曰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曰白石侯立膠西王卬曰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曰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勃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

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

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

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

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

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

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

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

齊師古曰平陽侯曹嬰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

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曰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呂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

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人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主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宦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

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

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曰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曰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

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

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呂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

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

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二人姦于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

其姊故曰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

事事浸淫聞於上師古曰浸古浸字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

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

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

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

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

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

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疎骨肉

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

齊王曰憂死無後非誅偃無已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

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災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

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

惠王冢園邑盡曰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

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

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如音曰八子姦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

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呂反事下

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曰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曰廣嗣

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請逮

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尙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

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呂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

大夫羣卿已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終

全漢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三十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師古曰沛水名也已文房書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

也一日書勝也無能勝害之者皆為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

日探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言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官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

得其意服高祖為布衣時數已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

日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高祖曰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吏皆送奉錢三何

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獨曰五師古曰出錢曰資行他人皆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事第

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事第

時無刺史曰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用一師古曰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也孟康曰當選入相秦事故召何

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

何心不願曰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

日督謂監視之也何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沛公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已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曰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周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曰漢配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

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已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已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已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

何曰丞相畱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與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已從事師古曰其謂依官行事即不及奏輒已便宜施行上來已聞師古曰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遽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已此剽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此也師古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次下亦同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勝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已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師古曰鄼音在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

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

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維而放之也指示者曰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

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

功人也且諸君獨已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燒功臣多

封何應劭曰燒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已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

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逐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也

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

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糧見在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

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

待已全奈何欲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

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

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

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

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呂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

師古曰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

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

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呂今者淮陰新反於中  
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呂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願君讓封勿受悉  
呂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  
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  
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豨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在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孳與致同致致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資呂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賂也資首上得反於  
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師古曰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  
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  
民民所上書皆呂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陝上  
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獸食師古曰粟禾稈也言欲入田之不收其粟稅也粟音

音工反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  
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與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  
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  
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  
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  
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  
國不曰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曰不聞其過亡天下夫  
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  
是日使使持節放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  
國休矣師古曰休也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

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  
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  
窮辟處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  
為執家所尊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  
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  
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昌遺弟則嗣有  
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  
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昌武陽縣戶二千封何  
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  
御史昌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  
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  
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

詔曰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滅死論  
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繼長喜為鄼侯蘇林曰繼音人是繼之繼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  
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昌中涓從如清中涓謂中涓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涓掃之事蓋親近左

也擊胡陵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音灼  
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音說是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徒守

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  
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音灼曰祁音抵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夾反又音十夷反又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又

攻下邑昌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  
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

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呂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  
 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  
 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  
 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  
 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曲羽反遇音斷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  
 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曰朝位比之如道也呂氏春秋得五員首位執珪古爵也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戶北破之孟康曰戶鄉之北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  
 武關曉關取之師古曰曉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  
 至咸陽破秦項羽至呂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  
 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棗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棗音胎擊  
 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

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

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

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呂將軍引兵圍章

邯廢巨呂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津在東郡東

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呂中尉圍取雍巨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

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音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

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呂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

魏將孫邀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

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

六

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

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

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

呂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濼陰

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濼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

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濼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

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

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曰長

子肥為齊王而呂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

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曰齊相國擊陳豨將張

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留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

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踰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

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

諸先生問所曰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曰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

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

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

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音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

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音之欲反

師古曰屬曰曰曰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已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已

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

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

東師古曰舉也言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師古曰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

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日夜飲酒卿

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酒曰不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

輒飲已醇酒師古曰醇酒不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

終莫得開說如酒曰開謂已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大歌

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

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已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豈昌我為

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

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已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

洗沐歸時聞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開謂空際也自從參怒而答之二百

日趣入侍師古曰趣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曰

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其出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參免冠謝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

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

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文類曰講或作較師古曰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已寧壹師古曰載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

師古曰載猶乘也

師古曰載猶乘也

師古曰載猶乘也

師古曰載猶乘也

師古曰載猶乘也

師古曰載猶乘也

師古曰載猶乘也

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  
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  
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曰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曰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

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

何參值漢初典故師古曰言為後世之何曰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天每居守故言守管籥

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

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為一代

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第九 終

全漢書卷之九

漢書三十九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倍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

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已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曰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

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應劭曰海神也如清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流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

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廼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下邳更改也良嘗

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顧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為其老廼

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已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

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

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廐將服虔曰官名也良數曰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

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廼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樹立之國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呂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

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

西人武關沛公欲召二萬人擊秦曉關下軍師古曰曉音堯良曰秦兵尙彊

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曰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疑兵

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解沛公廼引兵擊秦

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

師古曰放良令去成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

次之也聯簡廣以為書故云一編編音鞭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

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廐將服虔曰官名也良數曰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

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廼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樹立之國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已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  
宜編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者秦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編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  
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  
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  
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  
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  
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  
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已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下兩曰溢師古曰珠二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  
斗良具已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  
中故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遺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關道也示天下無還心已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  
道師古曰遺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問項羽曰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  
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曰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已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羽曰故北擊齊良迺問行歸漢漢王曰良為成  
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師古曰捐關已東謂不自有其  
地將官與六令其良曰九江王布楚泉將師古曰泉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

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

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木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日昔湯伐桀封

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陸

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

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

我計撓楚權者具曰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曰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呂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

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曰敬之封

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酒粟散鹿臺之財臣贊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下尺也曰賜貧窮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三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軒者其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治日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千

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晉灼曰在弘農閩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

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能避而委離之曰從漢也去故舊

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

國後上地皆盡無封功勞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

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則六

國後上地皆盡無封功勞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強之者若復立六國皆繞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

入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

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

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

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

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已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

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謀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

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

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

天下不足已徧封此屬良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

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

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言勇力

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示羣臣羣臣見

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地理志屬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

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池也音滿背河

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

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

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

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

阻三面而固守獨呂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

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呂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

劉敬說是也

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

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尊

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曰

欲易太子

師古曰言曰日欲易之

君安得高枕而臥

師古曰安焉也

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呂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

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曰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

能致者四人

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關公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四人年老矣皆已上媢媢士

師古曰媢與媢同媢古媢字

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

師古曰宜應得其來

來曰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

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呂存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

師古曰太子嗣君貴

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

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為上定天下

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

師古曰因空際之時

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師古曰擊鼓而

日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

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

師古曰擊鼓而

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輜車隊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

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郵在新豐

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

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曰死

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曰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

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謂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

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適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當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音胡音及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音增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音下非天下所已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言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游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廼學道

欲輕舉

師古曰道謂仙道

高帝崩呂后德良廼彊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飮

曰人生一世

如白駒之過隙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

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

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音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蠶府為覈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

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

大喪平家貧侍喪已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已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曰

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已女孫子

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

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已聘

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師古曰廼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

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宰切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

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  
 恐乃解衣嬴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  
 不可已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  
 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灌師古曰灌擲而議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呂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孟康曰飾冠已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  
 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清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任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  
金無已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  
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呂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  
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呂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  
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已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  
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已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  
者亦多歸漢如滄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  
卽定矣然大王資毋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毋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  
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秣且音子問反  
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已疑其心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  
矣漢王已為然迺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  
已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  
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已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  
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也卽陽驚曰呂為亞  
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已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呂  
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  
父亞父問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  
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  
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  
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  
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

為齊王於是封平曰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曰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

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

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

戰也師古曰趣讀口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白也語聲急也陛下弟出偽游雲夢

師古曰出出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曰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

師古曰出出類此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曰為然迺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曰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

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曰得開師古曰闕音馬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問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更封平為曲

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曰護軍中

尉從擊賊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

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

噲曰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譖毀之也皆類此高帝

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

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

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

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又呂

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曰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益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曰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

師古曰反縛兩

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

師古曰未至京師于道中

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

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

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曰為郎

中令日傳教帝

如酒曰傅相之

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曰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曰招陵

師古曰鄉讀曰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

曰老妾故持二心妾曰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

卒從漢王定天下曰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

曰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

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

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問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

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

而盟諸君不在邪

師古曰啜小飲也音所甲反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

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日於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呂應之於是

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

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敗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

為右丞相呂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

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呂舍人侍呂后其後

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

說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呂平前為高帝

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

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

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

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呂為相如清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曰為

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已平勃俱善臣有功皆欲已為相太尉勃親呂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已相讓勃於是廼呂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音也

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

其擊服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駿宰者故已自喻為音奴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

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耐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已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已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上權及其下亦同徒沛勃已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其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薄為曲也常已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已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已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方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傷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

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

垣也謂領軍後已并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

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已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

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靳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並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已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頌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清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

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絕河津擊趙黃軍戶北師古曰黃音奔戶即戶鄉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已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清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印軍西定汧

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巨破之西擊

益已軍破之如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

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頽陰侯共食鍾離已將軍從高祖擊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

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已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已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

韓信軍於砮石應劭曰砮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砮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

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字反轉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鴈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

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弋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巨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

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已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薊音即

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

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

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二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高帝已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己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

臣瓚曰今直音勿稱經書也師古曰說片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

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儲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

推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已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

反

推

勃

既

定

燕

官曰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呂呂  
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  
高后紀於是陰謀廼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太后已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為後  
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破誅滅無遺種不如  
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  
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  
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論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  
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滕往何所也  
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  
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  
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  
君受厚賞處尊位呂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已久當之即禍及矣厭音烏押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  
侵辱之勃曰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本簡曰書辭也音讀  
曰呂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師古曰尙配也解在張耳傳  
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呂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

太后太后亦已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已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領絮也

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

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

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

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這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

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

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首彼命反貴

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俄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

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

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咨反居三歲兄

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渤海地

其音同文帝後六年匈奴大人邊師古曰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已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已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已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造天子先驅至不

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

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

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已軍禮見應劭曰禮介冑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倣身撫式已

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師古曰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



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

夫呂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

匹妙反願呂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

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

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

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於殺黽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呂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

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

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

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

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

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酒曰陬隅也

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

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已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

是諸將廼已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

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

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

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

子章武太后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已時行

耳師古曰言當貴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願得侯

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其擊之今

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

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

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

亞夫賜食獨置大馘師古曰馘大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馘無箸者此

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已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取庸

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

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蓋自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

責此史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曰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

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耐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呂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

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者言其可驚也師古曰人讀為吾非也師古曰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曰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

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豈可謂非天平陳平之志見於社

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曰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

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

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

戇可已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紺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

已後非廼所及師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終 全漢書局同 漢書四十

師古曰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

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

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臣必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

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土部本從

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圮字

校定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已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呂賈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

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

迎噲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昔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

巨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帥之司馬也巨讀與夷同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已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都尉東郡

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

及古制 毛氏

曰枉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江巨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

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言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戶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巨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

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濫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

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

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

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

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巨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

暴師霸上已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大王今日至聽小人

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

摩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

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

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邸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

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擁輕車騎雍南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

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

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李奇曰水灌廢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音灼曰京輔最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也李說是也或

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也此時未也此說非矣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

從攻項籍屠蕢棗音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蕢棗城功臣表有蕢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蕢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

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師古曰瑕音工雅反上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師古曰將軍守廣

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即皇帝位師古曰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

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師古曰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師古曰霍人已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並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其毋名印也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

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

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已相國擊綰破其丞

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水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

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

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

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已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病未反之前惡見人

又音剛

臥禁中詔戶者無得人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門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曰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噲與呂氏黨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召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噲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噲也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

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曰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曰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枸音苟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曰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曰將軍從

擊茶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

先登陷陳破茶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

郤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

受趙相國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

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將軍為相而居守者

將軍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呂將軍將太

上皇衛一歲十月呂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

垣

李奇曰前鋒擊豨垣也或曰軍前曰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陷兩陳得呂破布軍更封為

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

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呂下至六

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

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呂誅諸呂商是歲薨

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呂寄

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

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

它子堅為繆侯

師古曰繆所封邑名

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

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下子孫爵乎關內

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

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

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酒曰為吏傷人其罪重

告故不傷嬰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

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焚燬時

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

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為太僕常奉車



曰為沛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曰胡陵降

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巨呂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

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

又擊秦軍雒陽東呂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

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至霸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

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

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踐兩兒棄之服虔曰踐音撥音灼

古曰服音是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

音是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曰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借也雍抱持之言取漢王怒

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呂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疏越雍讀曰擁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

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

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廼開其圍角高帝出

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暇所曰固士卒卒曰得脫師

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從擊陳豨

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

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廼賜嬰北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

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衡西京賦云北關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呂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呂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身之總名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巨章邯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呂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呂西至雒陽破秦軍

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

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巨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

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師古曰杜縣之平鄉

復呂中謁者從降下碭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

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

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巨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

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

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

如淳曰傳音附音隨從者

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

師古曰儀古備字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

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

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音灼曰下

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所謂左右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連尹一人蘇林曰擊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曰騎度河南送

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

大夫三年曰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

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嬴博二縣名擊破其騎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

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卒斬

龍且師古曰要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

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

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曰東南僅取慮徐師古曰徐及取慮及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曰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鄧蕭相師古曰凡

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曰御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清曰雒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曰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

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

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呂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磬石師古曰磬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  
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  
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  
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  
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呂列  
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

祿等呂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  
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  
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  
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  
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  
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呂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有罪絕武  
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  
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  
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懷州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

鄒之 間 益食邑屬淮陰 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

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

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五歲為齊相

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呂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

國將屯 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已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二歲為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呂申涓從起宛胸 師古曰歙音窮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

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

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車也 騎長

一人 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

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

破之 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 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呂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一人 李奇曰或曰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阜南擊絕楚饗道起

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蕪竹邑擊項

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呂下

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 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呂騎都尉從

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  
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弓下至五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  
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  
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  
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緤為信  
武侯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呂為愛我賜  
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為蒯城侯服虔曰音營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

崩從邑音崩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有罪  
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  
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

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迺獲信矣樊噲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呂蚊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雖摧呂祿曰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行說雖摧呂祿曰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終

金陵書局影印 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清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質也有罪亡歸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廼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

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

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

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呂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

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頴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呂列侯為

主計四歲張晏曰呂列侯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

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蒼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音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呂昌為職志應劭曰字主職也鄭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

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常官也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高曰促項羽怒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曰父死事封為

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人奏事孟康曰曰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

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已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師古曰吃音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曰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

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

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

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曰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呂趙王年少

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

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

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

煩公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者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

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也皆類此

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

夫昌為趙相既行入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昌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昌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

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昌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

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

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

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

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

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

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

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

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今周昌為相迺抵

堯罪曰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曰客從為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

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

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

呂後坐事免曰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

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

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頴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曰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曰為漢當水德之時

上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曰比定律令如清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

程品如清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若百工天下作

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成就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

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遠律曆師古曰遠深也音先遠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王陵其死刑故也及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

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曰為非是

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曰為博士草立土德

時歷制度張晏曰曰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糾謝病稱老蒼任人

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曰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

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

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

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其飲之妻妾曰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曰材官蹶張如清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蹶音厥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

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曰二千石從高祖者悉曰為關內

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

免相文帝曰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迺曰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清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曰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適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清曰塽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塽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塽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夷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辟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曰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而專遵用秦之顛項

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呂

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更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

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全說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其與其音某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師古曰及賢

應初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欠也鄭音是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

食其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

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問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初曰握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荷同荷細也齧音初角反自用不

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上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

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媿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

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湯其中師古曰湯讀曰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已

及古同

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音于各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皆類此

使人召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

而見食其食其

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

罵曰豎儒

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僕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

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衣

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清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

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

下師古曰下降也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

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師古曰及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曰東屯鞏

雒曰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曰民爲天而民曰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卽所適成

此廼天所曰資漢方今

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尊便師古曰不固進取是爲自奪便利也卻音巨略反臣竊曰爲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師古曰未手耕曲木也音廬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卽敖倉

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

之北上黨之南如清曰土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距飛狐之口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行音胡剛反

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臣瓚曰飛狐在代郡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

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代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已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

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

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

王曰先生何言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

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

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即已侯其將得賂則已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

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

賞而念首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

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

通孟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

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

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

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

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

可立而待也田廣曰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曰

縱酒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韓信間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

馮軾馮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

愚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 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曰為食其

賣己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 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曰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曰

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曰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

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

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魑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魑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

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曰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

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曰新造

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

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

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

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

人曰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

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呂來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

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廼比於漢侘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廼大

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

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如清日明

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猶餘也賈卒拜侘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曰馬上得之盜可曰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曰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

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

趙城其後曰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遷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曰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

為我著秦所已失天下吾所已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及古成敗之國

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

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廼病免曰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廼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死

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二歲中已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

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數擊鮮毋久潤女為也服虔曰潤辱也吾常行數擊

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上禾反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鮮謂新殺之肉也潤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殺牲牢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



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

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

師古曰豫素也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

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師古曰謂者與之言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

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

尉

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

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迺

召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漢

廷公卿間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之甚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

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

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

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 傳陸生竟呂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清曰遂者布臣也臣謂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謂說是也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已發喪方假資服具

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已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

同恤災危君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

百金稅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列侯貴人皆辟陽侯故往賻凡五

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

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自言之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

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倭幸傳

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籍孺則二人皆名為籍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已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首朝道路皆言君讒

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

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

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

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曰為背之大怒及其成

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師古曰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與諸呂相

親信為罪宐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已全者皆陸生平原

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曰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

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東各之

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者也帛謂絹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

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師古曰郟邑名也即今武積德聚善十餘世師古曰

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筆去居岐師古曰筆馬策也

馬筆者弓示無所攜持也筆音止蒙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

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武王

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廼營成周都雒曰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鈞矣有德則易曰王無德則易曰亡凡居此者欲令務曰德致人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曰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  
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  
人曰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  
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疲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曰爲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曰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天府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捉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即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曰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  
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之始百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匿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齒音齒齒者之肉也一說齒齒曰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曰爭利愚曰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曰踰句注三十餘  
萬衆師古曰注山名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曰舌得官廼今妄言沮  
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曰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爲

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音口弄反未可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可呂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謂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呂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呂禮節師古曰風讀曰風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此自慰奈何棄之匈

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

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呂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叔孫通辭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辭縣名屬魯國秦時呂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贊曰將謂為逆亂也師

古曰將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

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

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

罷之廼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

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日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廼亡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通從之敗定陶從

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師古曰馴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音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

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也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家猶被也諸生寧能剛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騫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今復知之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

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

益慶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曰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人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母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縣葦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清曰謂已茅剪樹地為纂位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

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

引弓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餽反傳

曰趨師古曰傳聲教人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弓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弓下陳東方西

鄉師古曰鄉皆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

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引諸

侯王弓下至吏六百石弓次奉賀自諸侯王弓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

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

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弓為郎

通出皆弓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

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弓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弓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

天下笑秦弓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其苦食啖如清曰食無茶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

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師古曰適讀曰嫡臣

願先伏誅呂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

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呂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

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

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徒通為奉常師古曰又定重為之也

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及閒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

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呂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

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在廟中如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呂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廟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

廣宗廟大孝之本上迺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

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呂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

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

儀師古曰枹者鼓也惟所呂擊鼓也含枹者言新罷戰陣之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

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也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

陽不終其節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不受

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附會將相呂彊社稷身名

俱榮其最優乎呂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全漢書局影印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

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

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在日吏

曰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呂后如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海師古曰呂不也其明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

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

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己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

見之即自喪金椎椎之

師古曰喪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喪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

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

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

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

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

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

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身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

書諫數之曰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邑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

師古曰畢盡也

而殺列侯曰自為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

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飢古委字飢謂曲也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

師古曰冢謂人委棄之也音

之欲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

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曰負詭於

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為宅居曰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冒也沐洗而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末

赴矢石野

戰攻城身被創痍

師古曰痍音夷

曰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

祀曰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曰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曰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家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亾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亾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曰安周齊桓殺其弟曰反國章昭曰子紂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曰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亾代高帝奪之國曰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何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郢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曰安漢應劭曰濟北王助居與大臣共誅諸呂白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

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曰安國便事而欲曰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謂曰太上天子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謂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曰亾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曰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入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長憐之檀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曰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

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呂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峻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

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與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

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已其郎

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已二千石所當得如清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

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

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清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

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亾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

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蕭忌謀殺已閉口

師古曰姓蕭名忌蕭音蘇蘇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間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

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誰也實葬肥陵証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又陽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皆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亾命棄市詐捕命者已除罪

晉灼曰亾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詐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已上十

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已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已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

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

齋帛五十匹已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巳聞文頴曰忌簡忌也吏請召治忌

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

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邛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

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屬食器盂碗之屬制曰食長

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

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曰輜車師古曰

也音令縣次傳爰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

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日反淮南王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令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

益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益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廼曰

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

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

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

斗粟可舂而共食况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

曰蘇及其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稱聖不己私害公天下豈己為我貪淮南地邪

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

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廼徙淮南王喜

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

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臣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

之子耳名捷達已先也淮南已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

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已

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已衰之及

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已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

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已行

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已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

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藥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

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占師

曰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已厲王遷死感激安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

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已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安

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

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康曰訶音偵西方人已反間為訶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

詞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前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

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

如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

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謂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已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囚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

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會師古曰與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訊問也訊問也訊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

子逮不遣如清曰承王意不遣太子應遣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

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

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

還已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政閣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已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

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

計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

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

皆妄言耳非真寶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

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曰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

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

太子皆不曰為子兄數如清曰后不曰為子太子不曰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

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曰封之淮南

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

子曰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答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

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

聞上曰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

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

黨與初王數曰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

不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及建見治王恐國陰

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

史冠也木冠王冠秦滅楚曰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清曰言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傲徵兵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已發兵廼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已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問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已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人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造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已

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已非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自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已聞師古曰索

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

人皆曰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已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

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已亂

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亾道事

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已上及比者師古曰謂與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已上宗室近

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木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

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已

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已聞上使宗正已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

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

閒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曰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

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曰為非是卻

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巨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曰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

吏二百石曰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曰衡山王曰此志與奚慈張

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

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也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曰刃刑傷之后曰此怨太子數惡之

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師古曰為夫所奔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曰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

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曰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也與其毀太子王曰故數繫笞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王疑太子使人傷之

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

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

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曰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曰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己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語無休止欲

與亂己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曰

告王王廼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廼謂王曰孝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

莫能禁王廼自追捕太子太子安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曰親

幸王奇孝材能廼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

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

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曰為淮

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開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

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

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間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曰淮南事繫師古曰繫

日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曰為不道事下沛

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

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曰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

之間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

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曰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

之中尉大行還曰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

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告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

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

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

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

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曰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犷好為寇

及王周 七 一

亂常須呂兵鷹當而懲艾之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  
不務遵蕃臣職呂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亮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亾國師古曰仍頓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  
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

金諫書二同  
汲古閣中

漢書四十四